

西北通訊社叢書

史前時期

之西北

裴之申 著

K871
4



西北通訊叢書

史前時期
之西北
裴之申 著

西北通訊社印行

社址：南京中正路曾公祠八號之四

西北通訊社叢書創刊感言

裴文中

爲充實西北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起見，我將現在已知的西北史前考古材料，搜集在一起，寫了一篇「史前時期之西北」。承西北通訊半月刊社分期發表，並將另印單行本，訂名爲「西北通訊社叢書第一種」。該社總編輯汪沛先生，囑我寫一篇序；我覺「序」可不必寫，但「感言」則似乎不可缺欠。

史前時期之「西北」，只包括甘寧青新，現時所謂之「西北」，則多將陝西也加入。因之，西北的區域，在現在的社會及人類中，則更覺得重要。

西北的重要性，久已爲人所熟知，我這裏不再提起。因爲人們熟知西北的重要，於是常常說：「開發西北」，「建設西北」。這與其他口號也一樣，久已夫成了一種空話。西北蘊藏着無限的資源，是上帝留給他的子孫的財產，我們應當開發出來，供給我們生活上的需要。現在人類的生活，日趨繁雜，一切天然的環境，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於是不能不「建設」，即改造天然的環境，以供我們利用。這種開發和建設的工作，是爲人類謀幸福的，不是爲個人爭名利的。所以辦開發及作建設事業的人，當有捨己爲人的精神，當有爲人羣謀福利的決心。若反觀我國現代社會中的人物，有幾個不是自私自利，希圖奴役他人，以供自己的享受？因此，我們常說的開發西北及建設西北等，不能不成了一種空話。一切地下的寶藏，仍然是在地下埋葬着；凡百事業，永遠在計劃中，無成

功之一日。

我不相信：中國是沒有希望的。現在中國社會之糟，我覺得最大癥結，在於我們自己的隨波逐流。人家貪污，於是我也隨之貪污；社會上的人們都怎樣作事，於是我也如此去作。若長此下去，社會將要更糟更壞，而達到崩潰的境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中流砥柱的人物。例如：爲官吏的，大家都在剝削人民，而我們則要扶助人民，爲人民謀利益。且我們要實行，不能談空洞的理論。理論是人人明白的，而且有人說得很中聽，很能動人，但不實行，只是用虛偽的言詞來騙人。

若再講到西北，我們非西北的人，往往是在繁華的都布中，尋求出路，不肯來西北，認爲西北文化落後，生活貧苦，偶而有從遠方來受苦者，也是抱着「淘金」的志願而來。我們現在應當提倡「來西北」，不可住在上海的洋樓裏，只圖享受物質文明；更不可來西北而存有升官發財的心理。這樣則不但不能幫助西北，而且要使西北更壞下去。我們要知道：天地生人，都賦予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我們不能以爲生在繁華之區，即以爲自己高貴；生在荒涼之地，即覺得鄙下。況且人類文明，實由於全人類彼此交換知識，互相教育，而能演進到現代的地步，絕非由於某一地方的人們的力量。我們生而爲人，當爲人類謀幸福，不要同鳥獸一樣，只爲自己而生存。

我說這種話，在聰明人看來，必認爲是在說傻話；來西北的人，必是優人。但世界上有優人，世界才有進步。且世界上也確有許多優人，在那裏說傻話和幹傻事。我們若以西北爲例，請看甘肅山丹培黎學校的人們，在沙漠的邊緣，在荒涼的城裏，教育一般窮苦無依的兒童，而負責任者，却是曾經享受過最高物質文明的英國人！我覺得：我們提倡大家來西北，不是一個幻想，自然可有志同道合的人們來響應。

「自助者，然後天助之」，其次，我們要提倡西北地方人士的自己努力。當然人類不能存軫域之私見，加強封建割據的惡勢力；不過人類對於自己的鄉土，是有天然愛護的情感。西北的人士，爲西北的將來，爲西北的繁榮，應當特別比「外鄉人」加緊工作。不但在西北，即在全中國，我們人人均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不然將永遠落在世界演進途程之後。因此，我們提倡：西北人士在外鄉者，回西北來，大家合力，將西北的事物，使他「現代化」。未去外鄉的西北人士，除了爲求知識和學技能的必要外，也可不必向外跑。

外鄉人在西北者，自己若有專門學識，應當教育西北的青年，使可更發揚進展；自己有專門技能，應當傳授給西北的後輩，使可繼續改良。這樣方可以說，是盡了人類應盡的職責，不像貓狗一樣，一生一死，對於同類毫無關係，毫無裨益。

再次，我們應當知道，西北有西北的特殊民族，特殊的風情，特殊環境，以及特殊的需求。我們不能以不適合地方情形的事務，由外邊搬運而來，原封抬上來。我們全國的許多事業，多失敗在這一點，即仿效歐美，整個扮演上台，不能適合地方環境，於是行不通。因此，我們提倡興建西北，不必一定要仿效東南，也不必非要抄錄歐美不可，不妨應用現代的知識，「土法造製」。苟能如此，建設方能成功，不致走入失敗之途，西北的繁興，方可期其實現，不致成了一個美麗的好夢。以上所說，也許太空洞了，離題太遠了，我現在再回到本題，並以本題爲例，來說明我們打算如何用自己渺小的力量，來舉辦西北事業中之一小角。

「西北通訊」發刊的主旨，即將西北的情形，報告到外邊，使大家明瞭，引起興趣，希望能有許多人來西北；另一方面，希望人們就西北的現況，加以討論和指導，以求得一個較好的發展西北

的途徑；再一方面，并使西北人士自省和努力。

西北通訊叢書，則是就現在的知識，作分別簡單的介紹，使西北人士更明瞭自己的本土，也使外人更瞭解西北。我們希望在最近期間，將西北的人民風俗，自然環境，社會的現況，以及歷史的背景等，均能寫成一種簡短的專書，逐步介紹出來，使大家知道。

「史前時期之西北」，權當這種叢書的第一種，也就是實行我們計劃的開始。西北之現狀，是由於過去的情形，慢慢演變而來，故史前的人類的文化和其變遷，我們當首先知道，方可談到史後及現在，再後始能計劃到將來。

至史前考古工作，我個人是在百般困難之中，而能稍行推進的。我個人的意思，即要作些聰明人認為傻的事情，是非公道，自然會有一天能判別出來。我個人更希望：此後史前考古工作，與其他事業相同，也要由西北地方人士，担負起來責任。

由上述史前考古的工作，我們再推廣到西北一切的事業上，我們個人盡自己能力所及，逐步前進，如此則所謂之西北，可有辦法，全中國，全人類也可有光明的未來。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 於蘭州。

目錄

(一)序言.....	一
(甲)西北之地理特性	
(乙)史前時代略說	
(丙)先賢工作簡介	
一、初期工作者	
二、安特生之工作	
三、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	
四、中法西北考查團	
五、抗戰期中之工作	
(二)新疆.....	八
(附)新疆史前遺址分佈圖	
(甲)細石器文化	
(乙)彩陶文化	
(丙)阿克蘇之礫石工業	
(三)寧夏.....	一四
(附)甘寧青史前遺址分佈圖	
(四)青海.....	一五

(甲)彩陶及齊家文化之混合文化

(乙)彩陶與細石器文化之混合文化

(丙)晚期之彩陶文化

(丁)塞斯安銅器輸入後之文化

(五)甘肅

(甲)隴東

(乙)隴南

(丙)隴中

(丁)隴西

一、齊家文化

二、彩陶文化

三、「寺窪期」

四、石灰住室

(戊)河西

一、舊石器時代

二、新石器時代

(六)將來之展望

(七)將來工作之途徑

(八)本文重要參考書目

四六

四八

四九

一 序言

(甲)西北之地理特性

本文所謂之西北，包括新疆、青海、寧夏及甘肅幾個政治區域。就自然地理上講，這幾個區域的性質很不同，實應再劃分若干小區域。但這幾個政治區域，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它們的位置。它們是中亞的一部，多崇山峻嶺，山與山之間爲盆地，或爲沙漠，成爲亞洲大陸當中的脊梁，北有西伯利亞的草原和平原，東有中國東部的沖積平原，南由西藏高原與印度平原相隔，西爲中亞的草原及平原。在海運未開之前，「西北」是亞洲大陸四方交通的樞紐，而這東西南北各平原或草原又爲人類文化發達的中心，因之，這「西北」就成了各種文化的「交換台」，爲不同文化互相爭逐的中心。

南方的印度，雖隔有西藏，但西藏的高原是交通的障礙，中國與印度文化交流的路線，亦不能不繞道於西北。再中亞與歐洲大陸相接，歐洲爲西方文化發達的中心。中國沿海的沖積平原，又爲中國文化發達的中心，東西兩種文化交互傳佈的路綫，即在此西北。

以上係多指歷史時代以後的情形而言，歷史以前的人類文化傳佈的情形，當亦與此情形相似，因爲同受自然地理的限制。可惜我們現時對於西北的史前考古工作，作得太少，我們應當多加提倡，以求有多人從事此種事業，以便由這個中心，解決其外圍的文化上不能解決的問題。

現就所知，將西北史前考古上所得的知識，略述於後，以待後世學者的改正及補充。

(乙)史前時代略說

所謂史前時代者，係指自人類發見於地球表面之時起，迄於人類發見了文字，有了歷史記載之時止。至此時期以前之悠久的地質時代，因無人類存在，則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人類最初發見之時，約在地質時代上第四紀 (Quaternary) 即更新統 (Pleistocene) 之初，距今約有四五十萬年。當時的人類，由更原始的動物演變而來，有一部分性質與現代的人相近，另一部分性質與現代的猿相似，因而謂之爲猿人時期 (Ape-Man Stage)。這個時期的人類，已發見者有北京猿人 (即北京人) (*Sinanthropus*)，爪哇猿人 (即爪哇人) (*Pithecanthropus*) 及德國海德堡人 (*Heidelberg Man*) 等。

猿人時期之後，人類演變與現代人相近，而僅很少的性質與現代的猿相似，是謂之尼人時期，即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生存的時期。這種人及類似者的化石在歐亞非三洲，皆有發見，分佈頗廣。據現在估計，尼人時期距現在約有二十萬年。

人類再演變，即進入與現代人相同的一個階段，謂之爲真人化石時期 (*Homo sapiens fossilis Stage*)。這個時期的人類，與現代生存的各種人的性質相同，僅僅可以識別種族上的區別，即這種人類與現在生存的人類，僅有種族的區別，因爲他們的骨骸，至今已變爲石質，所以謂之爲真人化石。據現在的估計，這個時期距現在約有十至五萬年。

以上三個時期的人類，都使用石頭打擊而成的石器，多半居住在山洞之中，在考古學上，謂之爲舊石器時代 (*Palaeolithic*)。舊石器時代之後，是爲新石器時代 (*Neolithic*)。新石器時代的

人類，形態上與現代當地生存之人類，無重要區別，大部同種不同族。新石器時代的人類使用磨光的石器及泥土燒成的陶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有固定的居住地方，可有簡陋的房舍，並種植植物（即農業）及畜養家畜（即牧畜）。各地新石器時代所佔時間不等，約在距今二三萬年至三四千年以前。

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中間，尚有一個短促的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是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在歐洲北部，考古學家研究甚詳，在人類文化演變的過程上，有重要的意義。

新石器時代之後，人類即發見了冶銅的技術，製作及使用銅器，是為銅器時代（Bronze Age）。

銅器時代之後，為鐵器時代。

我國歷史，起於殷商時代，約在西歷紀元前一千四百年至一千一百年之間。在考古學上看，殷商時代已有很進步的銅器及文字（甲骨文），或為銅器時代的鼎盛時期。再就我國歷史記載，鐵器約起於周末，盛於漢初。

（丙）先賢工作簡介

在我國西北考查的人們，多注意於歷史以後考古的調查，史前考古工作則少有人注意。且工作者多半是外國人，我們中國人的工作很少，而又多尚未發表，我們不能引證，頗覺遺憾。

一、初期工作者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人斯坦因（A. Stein）及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等

，曾屢至新疆及甘肅河西走廊等地考查，對於史前遺物亦稍有採集，惟皆不重要，且當時之研究，就現時吾人之知識而言，亦多有錯誤。

二、安特生之工作

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 (J.G. Andersson) 博士，在民國初年時，來到中國担任政府中的礦業顧問。但是他後來的興趣，完全轉移到史前考古上去。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他曾來到洮河流域，青海境內及河西民勤等地考查，並派員至隴南採集，發見史前人類遺址甚多，採購物品，甚為豐富。經他自己及他人多年的研究，使我們明瞭西北史前的大概情形，本文所取材料，亦大半採自他的報告。現安氏的採集物品，一半存於瑞典京城 (Stockholm) 的遠東古物博物館中，一半存於南京及北平中央地質調查所中。惟在國內的一部，在抗戰期間，頗有遺失。

安特生氏分西北 (甘青) 之史前時期為六期：

齊家期——約為西歷紀元前二五〇〇——二二〇〇

仰韶期 (在甘肅，以馬家窖代表住地，半山代表葬地)——約為西歷紀元前二二〇〇——一七〇〇

馬廠期——約為西歷紀元前一七〇〇——一三〇〇

以上三期為新石器時代末期。

辛店期——約為西歷紀元前一三〇〇——一〇〇〇

寺窪期 (在甘肅洮河流域為寺窪期，在青海則以卡窖代表之，二者究是否同時，尙待研究)——約為

西歷紀元前一〇〇〇——七〇〇

沙井期——約爲西歷紀元前七〇〇——五〇〇

以上三期爲銅器時代。

安氏之分期，三十六年時，經著者及米泰恆之觀察，擬事修改。安氏所謂之「齊家期」，似與仰韶文化（卽彩陶文化）爲不同系統之另一種文化，發達於隴西大夏河流域，更傳佈至洮河流域及青海境內。至其時代，中外考古學家，多就安氏之發見物，推論爲甚晚，如與辛店同時等，但就著者與米泰恆之觀察，安氏認爲彩陶文化最古之一期，早於仰韶時期，不無理由，尙待將來之研究（說明詳後）。

吾人現時採用之「仰韶時期」，其時代約相當於安氏所謂之「仰韶期」。然吾人則避免「仰韶文化」之說，而以「彩陶文化」代之。是以通常皆稱彩陶文化之仰韶時期，蓋因仰韶時期之後，除我國中原（如晉豫陝）外，彩陶文化似仍繼續存在，然受他種文化影響而變質。至仍保存彩陶文化之大部性質者，如安氏之馬廠期，辛店期，沙井期，似僅發達於甘青交界之處，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

至安氏之寺窪期，則似與齊家文化或西北之塞斯安（Seythian）文化有關，或亦爲彩陶文化以外之另一系統。

三、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

斯文赫定氏於其最後一次赴西北考查之時，改組爲中瑞科學考查團，除瑞典人外，有中國地質

學家及考古學家參加。該團於民國十六年出發，團員陸續歸來之時，則或三年或五年不等。

參加該團之瑞典考古學家爲布格曼（F. Bergmann），在新疆天山南路發見頗多，吾人對此地之史前時期之知識，多根據布氏之說。

瑞典地質學家步林（E. Bohlin），於甘肅河西發見舊石器及新石器時代物品頗多，惟其報告，尙未發表。

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氏在綏遠寧夏及新疆考查之時間甚長，發見最多。袁氏發見之原始獸類動物及恐龍等，已久爲世人所讚許。袁氏於考古學更有豐富之經驗及學識，在新疆之發見亦甚多，且甚重要，現袁氏正在進行研究中，不日可有報告發表。

中國地質學家丁道衡氏亦採有考古學上之材料，現在整理研究中。

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氏，於新疆各地，有重要之發見甚多，已有「高昌陶集」等專書發表，現正整理「羅布淖爾考古記」文稿，不日即可問世。

四、中法西北考查團

民國二十二年時，法國西冲汽車公司（Citroen），擬試驗其爬行汽車穿行沙漠之效率，組織一探險隊，擬穿行新疆及內蒙，後經中國政府反對，改組爲中法西北科學考查團。該團因政治及人事上的糾紛，成績頗少，惟團員中的法國德日進（P. Teilhard de Hardin）及中國楊鍾健二氏，均爲我國中央地質調查所職員，除對地質上有貢獻外，對於史前考古亦發見甚多，吾人現時對於寧夏及新疆之史前考古知識，亦多採自二氏之報告。

五、抗戰期中之工作

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夏鼐氏，曾至甘肅河西走廊及洮河流域從事考古工作，夏氏爲我國考古學專家，經驗學識皆甚豐富，在西北之發見甚多。現正在從事整理研究此項材料，不日可有報告發表。

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黃文弼氏，於抗戰期間，亦曾至洮河流域考古，貢獻頗多，惟報告尙未發表。

此外國立西北師範學院何樂夫及中國銀行吳良才二氏，亦於甘肅蘭州附近從事考古工作，頗有發見。

二 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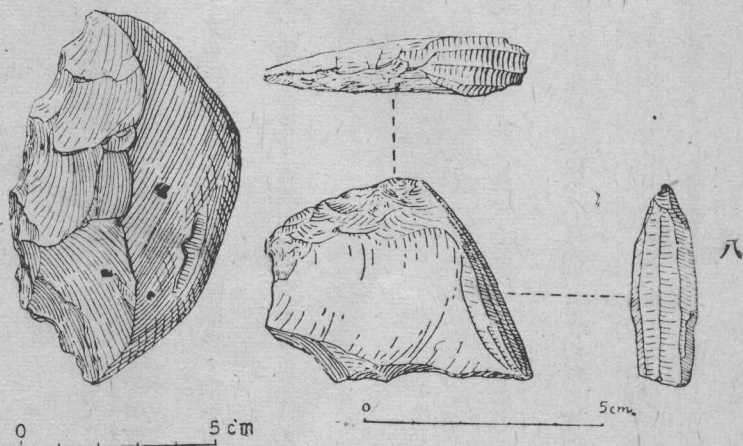
(甲) 細石器文化

我國之細石器文化，分部於東北內蒙及新疆諸地區，約自中石器時代起，迄於新石器時代之末，或銅器時代（註1）。此種文化以細長精製之打擊小石器及篋紋陶器為代表。新疆境內，此種細石器文化分佈甚廣，南疆及北疆均有發見。茲就前人所知，略述如下：

三道嶺子——三道嶺子在哈密西約八十公里（參閱地圖一），德日進及楊鍾健二氏，於其地之殘餘黃土之最上部及地面上，發見石器頗多。石器中，有

（註1）裴文中著：中國細石器文化

略說，燕京學報三十三期，民三十六年十二月，北平。



第一圖 A. 新疆三道嶺子之刮刮器 B. 新疆七角井子之石核（據德楊原圖）

甚大之礫石打擊而成之敲刮器（參閱第一圖A），小長石片，及錐形之小石核等。此種細小石器，均爲細石器文化中之標準產物。至巨大之敲刮器，亦發見於細石器文化中，如熱河林西（註2）。七角井子——七角井子西十一公里之地，於一寺旁，德日進及楊鍾健二氏，曾發見石器頗多，內有巨大打擊而成之石斧及扁形石核。此種石核曾發見於東北及內蒙諸地，爲修製成石核後，尙未大量打製石片者，然亦可用之爲刮削之器（參閱第一圖B）。此種石核亦爲細石器文化中之典型標本。

柴俄堡——柴俄堡在吐魯番與迪化之間，布格曼氏於其附近發見細小之石核及細長石片等甚多，爲甚標準之細石器文化中之遺物。

辛格爾——布格曼氏於辛格爾（吐魯番南）附近之砂丘中，發見陶片及石器甚多，陶片中多爲紅褐色之粗陶，無彩陶。石器約皆爲細小石器，石片及石核等，爲細石器文化之特有物。石器之中有桂葉形者（參閱第二圖），此種石器亦發見於熱河赤峯，赤峯爲彩陶與細石器混合文化之遺址（註3）。

羅布諾爾附近——布格曼氏於羅布諾爾附近，曾發見史前遺址數處，有磨光石斧及細小石器，如桂葉形之尖狀石器亦有發見。此數遺址所代表之文化，當與辛格爾者同，或同爲細石器文化。

（註2）德日進氏比之於印度之梭安文化（Soan Culture），實爲不必要的比較也。

（註3）濱田耕作等合著：紅山後，東亞考古學會叢刊甲種六號



第二圖 新疆辛格爾之桂葉形之細小石器
（據布格曼原圖重繪）